

57X

52

28

漢書地理志卷之九十五

河渠書第七

史記二十九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

索隱曰抑音憶柳者遏也洪水

滔天故禹遏之不容善人也漢書溝洫志作埋埋皆塞也

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

行蹈毳山行即橋

徐廣曰橋近遙反一作橦橦直轆車也音已足反尸子曰山行乘橐音力

追反尸子又曰行塗以楫行險以橐行沙以軌又曰乘風車音去喬反。索隱曰毳字亦作橐同音昌芮反注

絕反与藪音同也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

道陂九澤

正義曰頰師古云通九澤也

度九山

正義曰度田各反釋名云

山者產也石水以志九州山澤所生物

然河留衍溢害

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

正義曰在河州

韓城縣北五十里

南到華陰

正義曰華陰縣也魏之陰晉秦惠又王更名寧秦漢

為鑿廣八十步

高帝改曰東下砥柱正義曰砥柱山俗名二門山在破華陰也

及孟津正義曰在洛州河陽縣南門外也 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

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斯一渠以引其河音義曰斯分也二渠其一出具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潒川。索隱曰潒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按韋昭云疏決為驪字音疏跬反斯即分其流也其怒是也二渠其一則潒川其二王莽時遂空也

載之高地過降水正義曰潒水出潒州西南方山東北 至于大陸正義曰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

播為九河正義曰言過潒水及大陸水之

同為逆河入于勃海贊曰禹貢曰夾右碣石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

九川既疏九澤

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

南為鴻溝索隱曰楚漢中分之界文穎云即今官度水也蓋為二流一南經陽武為官度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溝 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

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

閒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韋昭曰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大湖是也在吳西南。索隱曰三江按地理志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故禹貢有北江中江也五湖者郭璞江賦云具區兆瀾彭蠡青草洞庭又云太湖周五百里故曰於齊則通菑濟之閒於蜀蜀守冰漢書曰冰姓李鑿離

碓晉灼曰碓者僻沫音末案說文碓古堆字 辟沫水之害索隱曰辟者僻沫音末案說文

穿二江成都之中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江一名合東南入海也

入海也

河渠書

大分七五小四九六

亦各水江西南自温江縣界流來又云郫江一名成都
江一名市橋江亦名中日江亦曰內江西北自新繁縣
界流來二江並在益州成都縣界杜預益州記云二江
者郫江流江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季冰為蜀守開成
都縣兩江既田萬頃神須取女二人以為婦冰自以為
女與神婚控至祠勸神酒酒杯澹澹因厲責責之因忽
不見良以有兩蒼牛鬪於江峯有間輒還流江謂官屬
曰吾鬪疲極不當相助耶南向腹中正白者我殺也主
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華陽國志云蜀時麗錦流江中則鮮明也此渠皆可行舟有餘
則用既漫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
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
正義曰括也志云漳水一名濁漳水源出潞州長子縣
西力黃山地理志云濁漳水在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
清漳按力黃鹿谷二山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
壯鹿也鄴相州之縣也
興事欲罷之母今東伐如淳曰欲罷勞之乃使水工鄭

河渠書

國韋昭曰鄭國能治水故曰水工間說秦之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
為渠索隱曰小頓云中音仲即今九樓山之東中山是也與池陽相近故曰田於河所也陽谷口也正義曰活地志云中一名仲山在雒州雲陽縣西十五里又云焦捷數亦名瓠在涇陽北城外也抵至也並北山東注至渠首起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今枯也洛徐廣曰馬岷懷德縣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
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索隱曰溝洫志延數歲之命為秦建萬代之功是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
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索隱曰溉音古代反澤一字讀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
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二十九年孝文時河決

酸棗東潰金隄正義曰括地志云金隄一名千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於是東郡

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

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鉅野縣東北大澤是通於淮

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特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

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鄆索隱曰鄆音輸章昭云清河縣也。正義

曰具州縣也鄆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鄆無水菑邑收多蚡言

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

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

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

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

列渠書

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二百餘里徑易漕度可

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漑田此損漕省

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士徐

伯表索隱曰舊說徐伯表水工姓名也小顏云以為表者巡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若今豎標表不是名也發卒徐廣曰一云悉眾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

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漑田矣其後

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索隱曰番音婆又音番詩小雅云番維司徒番氏也

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

其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正義曰括地志云汾水出嵐州靜樂縣比百三十

漑皮氏正義曰括地志云皮氏故城在

里管汾山北東南流又并州即

西南流入至絳州蒲州入河也

絳州龍門縣西百三十步自汾陰正義曰括地志云汾陰故城俗名殷湯城

在蒲汾陰縣北九里漢汾陰縣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

五千頃故盡河壩韋昭曰壩音而緣反謂緣河壩地棄地民

芟牧其中耳索隱曰交乾草也謂牧交及牧畜於中今溉田之度可得穀

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

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

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父之河東渠田發予越人令

少府以為稍入始淳曰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索隱曰其田既薄越人徙

居者皆水利故與之而稍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

辛昭曰褒中縣也斜谷各音邪黃曰褒斜二水各一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斜水

河渠書

出褒城縣西北九十八里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派流

漢書溝洫云褒水過河斜水通渭皆以行船是也按褒

城即褒中縣也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

從故道正義曰括地志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也在州之西五十里故道多阪回

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河斜水通渭

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正義曰南陽郡今鄧州上河入褒褒之

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

穀可致山東從河無限正義曰限之言多也山東渭河南之東山南之東及江南淮南

皆經砥柱王運今並從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

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

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徐廣曰湍

一作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本臨晉城也一名

大荔城亦曰馮翊城民願穿洛以澆重泉正義曰洛澆沮水也括地志云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

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

商顏下服虔曰商音崖應劭曰徵在馮翊或曰按商顏山名。索隱曰徵音徵縣名也小顏云即今之

澄城也頭岸善崩如淳曰洛水岸。正義曰言商又如水字

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類以絕

商顏流曰下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

渠得龍骨正義曰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

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為名今祠頗有靈驗也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

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因以數

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

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

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正義曰括地志云萬里沙在華州按縣東北二十里

也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

軍已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

而下淇園之竹晉灼曰淇之苑也多竹篠以為楫如淳曰構竹塞之

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楫以草塞其裏乃以玉填

之有石以石為之。索隱曰楫音其免反楫者樹於水中稍下竹及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

子何方將奈何皓皓肝肝兮閭殫為河如淳曰殫也

河殛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徐廣曰東郡東阿有

魚山或者平駟案如海曰恐水漸吾山平兮鍾野溢

如溥曰瓢子使灌魚沸鬱兮柏冬日徐廣曰柏猶迫也

鉅野澤使溢也延道弛兮離常

水相連矣駟案漢書音義曰鉅野滿溢

則衆魚沸鬱而滋長也迫冬日乃止

流徐廣曰延一作正駟案皆為言河道皆弛壞○索隱

曰言何之使由其源道延長施盜故使其道皆離常

也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續曰水還舊道

沛傍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

止兮愁吾人鬻桑浮兮淮泗滿張晏曰鬻桑地名也如

傳曰邑名為水所浮漂

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潏潏北渡迺兮浚

流難攀長茨兮沈美玉如溥曰攀取也茨草也音郊一

曰茨芋也取長芋樹之用者石

間以塞決河瓚曰竹葦絕謂之茨下所以引致土石者

也○索隱曰案音已免反茨一作茨音廢鄭氏又音緝

也河伯許兮薪不屬如溥曰旱燒薪不屬兮衛人罪燒

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故薪不足頽林竹兮樵石菑如溥曰河決

言菑韋昭曰樵柱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

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

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

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

道讀曰通

河渠書

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大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大滙

徐廣曰一作濕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

潔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

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

作河渠書徐廣曰溝洫志行田二百畝分賦田

索隱述贊曰水之利害自古而然禹疏溝洫隨山

濬川爰洎後世非無聖賢鴻溝既剗龍骨斯穿

填闕攸壑黎蒸有年宣房在詠梁楚獲全

河渠書第七 史記二十九

平準書第八

史記三十

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鈞天下郡國輸餼貴則菜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輸歸于京都故命曰平準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

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馬索隱曰天子駕駟馬其色宜齊

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

蓋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

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漢書食貨志曰鑄榆

黃金一斤索隱曰黃金一斤直萬錢非也又臣約

察古今註云秦錢半兩徑寸二分重十一黃金一斤

二銖莢錢重二銖錢譜云文為貨只也

法省禁而不執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

李奇曰稽滿貯也如淳曰稽考也考校市物價貴賤

糶有時晉灼曰踊其也言計市物賤而豫益糶之也物

貴而出賣故使物其騰也漢書葉字作躍。索隱曰李

奇云稽貯帶韋昭云稽留待也稽字當如李韋二躍晉

灼及馬融訓稽為計及考於義為踈如淳云踊騰猶伍

昂也伍昂者下貴下賤也今案漢書葉字作躍者謂物

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然葉者出賣米奎

之名故食貨志云大熟則上粟三而舍二是也

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賈曰秦以一益為一金天下已平

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

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

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

市井正義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租稅之入

平準書

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

天下之經費索隱曰案經訓常言封君已下皆以湯沐

年之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索隱

費也文云漕水轉穀也一云車運曰轉水運曰漕中都酒都

內也皆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者即今大倉以繕官

儲者也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如淳曰莢乃更鑄四銖錢

其文為半兩今良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

錢索隱曰案即訓就言就出銅之山鑄錢故富埒天子

徐廣曰埒者際畔言鄰接相次也期案孟富埒天子

康曰富与天子等而微減也或曰埒等也其後卒以叛
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
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

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
得至大庶長索隱曰漢書食貨志云文帝用晁錯言令
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
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
益造苑馬以廣用索隱曰謂增益苑囿造既而養而宮
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
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
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韋昭曰巨
貫朽而不可校如淳曰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
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

平準

乘字牝者價而不得聚會

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

得出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

如淳曰時無事

子孫長大而

居官者以為姓號

如淳曰倉氏庾氏是也

志也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紕取辱焉當

此之時網䟽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

武斷於鄉曲

索隱曰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

宗室有土

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修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

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

正義曰烏侯反今

事兩越

正義曰南越及閩越南越今

也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

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

朝鮮置滄海之郡素隱曰彭吳人姓名始開則燕齊之

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

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

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索隱曰二蒼抗音

五亂反案抗者耗也消耗之名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

者補官出稅具者除罪選舉陵遲廉取相冒武力進用法

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韋昭曰弘羊其後漢將歲

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正義

曰謂靈夏三州地築朔方正義曰今夏州也括地志云

取在元朔二年夏州秦上郡漢分置朔方郡

魏不改隋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

檐饋糧率十餘鐘致一石漢書音義曰散弊於邛僰以

集之索隱曰應劭云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更

發兵誅之索隱曰謂發軍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韋

曰更續也或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

郡內服虔曰入穀於外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

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

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

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徐

曰元朔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

五年

平准書

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
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
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
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
錢韋昭曰陳父也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
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
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
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索隱曰蹕音逝謂蹕也
也幸昭音帶蹕謂積也又案古今字詁蹕今帶字則蹕
蹕與帶同案謂當人貯帶積穀則貧者無所食也議
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

爵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述士二級曰閑輿衛
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錢
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級十七
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也計十
萬凡直八十餘萬金索隱曰大顏云一金萬錢也計十
而此云二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案或解云初
一級十七萬自此已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成三
十七萬也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索隱曰官首武
稍高故得試為千夫如五大夫等爵第七五大夫舊二
更先除用也千夫如五大夫等爵第七五大夫舊二
十等爵第九也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其有罪又減二等
大夫故揚僕以千夫為更殆謂此其有罪又減二等
爵得至樂卿徐廣曰爵名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
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者別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卿
食公卿祿而無職索隱曰此言武功置爵唯得至於樂
卿也臣瓚所引茂陵書蓋後人記其爵次耳今注抹十
爵至十八庶長為樂卿十九至二十一為樂公乃以舊二

十六九十九
五

十爵釋武功爵蓋亦臆說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
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
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張晏曰吏見知不率效為故縱而發格沮
誅窮治之獄用矣如淳曰發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誅謂非上所行若類異反脣之比也○索隱曰格音閣沮音才緒反誅音非謂發格天子之命而不及沮敗誅謗之者皆被窮治故云發格沮誅之獄用其明年淮南衛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
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
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
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

平準書

渾胡昆反

音音普安也

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
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
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
是往十餘歲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也屬東郡光武改曰衛公國梁楚之地
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
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
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
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年功未就
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求食長安
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

三十九

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府
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
遣使者虛郡國倉廩音餘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
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
以南新秦中服虔曰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長安已
北朔方已南瓚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
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
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
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
漢書音義曰蹠停也一曰貯也。索隱曰蕭該案字林
云貯蹠也音竹此謂居積停帶蹠也。子貢發貯蹠財
是轉穀百數車也。廢居居邑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
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

平準書

其乘時射利也細案服虔曰居邑也如淳曰居邑
物於邑中以得貴。索隱曰劉氏云發出賣也居海畜
也是出賣於居者為發故徐封君皆低首仰給晉灼曰
武云有所費有所畜是也
距服虔曰仰給於商賈。索隱曰服虔說是也而劉伯
莊以為封君及大商皆低首營私以自給不佐天子非
也。治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
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
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
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
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
如淳曰磨錢取鎔故也廣曰
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如淳曰但鑄
作錢不作餘
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

大... 卷之三

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

漢書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索隱曰流文云銅赤金

也注云丹陽銅者神異經云西方金山有丹陽銅也

今半兩錢法重四銖

韋昭曰文為半

兩實重四銖

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

徐廣曰音容呂靜錢益曰治器法謂之鎔

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

緣以藻績

徐廣曰藻一作紫也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

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

如淳曰雜

鑄銀錫為白金也

以為天用莫如龍

索隱曰易云行天莫如龍是也

地用莫如

馬

索隱曰易云行人用莫如龜

索隱曰禮云諸侯以龜為寶是也

故白

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

索隱曰顧氏案錢譜其文為龍形隱起肉好皆圓文又作雲霞之象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恋

反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饅馬

云饅六兩漢書作撰二字音同也晉灼案黃圖云直三千

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

索隱曰謂以八兩老為二品此

重六兩下小橢重四兩也云以重老小者謂半兩為重

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

索隱曰橢音湯果反

爾雅注橢者狹長也謂長而又四角也錢譜肉圓好方皆隱起龜甲文

今縣官銷半兩錢

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

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

丞領鹽鐵事

索隱曰東郭姓咸陽名也案風俗通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

桑弘羊

以計筭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

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

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索隱曰言百物毫芒至秋

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

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焉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

曰欲令出山馬無馬者令伐棘。索隱曰謂故吏先

免者皆適令伐棘上林不謂無馬者。索隱曰謂故吏先

明池索隱曰案黃圖武帝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習水

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徐贇曰元得首虜八九

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

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鈔

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

平准書

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

藏也皆宜屬少府索隱曰韋昭云少府天子私所陛下

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

與牢盆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盆者煮鹽

浮食音名欲擅管山海之貨

致富羨役利細民索隱曰羨音犬戰反其沮事之議不

可勝聽索隱曰沮止也惟等言山海之藏宜屬大農奇

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史記音義曰鈇音徒計反

趾以代刑也。索隱曰二蒼云鈇踏脚鉗也字林音大

計反張裴漢晉律序云狀如跟衣著足足下重六斤以

代刑至魏武改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

以滅代鉄也故鐵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

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

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

頗被苗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贍省

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

皆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軹車賈

人緡錢皆有筭請筭如故

李斐曰緡絲也以其貫錢也一

絲伊緡如淳曰胡公緡錢為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

買絲故謂之緡也。索隱曰異時猶前時也說文云軹

小車也傳子言漢代賤乘軹今則貴之言筭諸費人未

軹車者有軹車使出稅一筭二筭也緡音是諸費人未

作賞貸買居邑稽諸物

索隱曰稽者停留也即

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

索隱曰郭璞云占自

其財物多少為文簿送之官也若

率緡錢二千而一筭

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筭亦多諸作有租及鑄如淳

而賣之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邊騎士

商賈人軹車二筭

如淳曰商賈有軹車

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成邊一歲沒入緡錢

鄧

展

李奇

曰各

李奇

曰各

李奇

曰各

李奇

曰各

李奇

曰各

李奇

曰各

李奇

曰各

李奇

曰各

李奇

曰各

李奇

曰各

李奇

曰各

田敢犯令沒入田索隱曰若賈人更占田則沒其田及僕僮皆入之於官天子

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

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

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

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

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

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

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官不願也使問曰家豈

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貧

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

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凶

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凶

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

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

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

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盡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

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

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

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

音義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二百錢謂之過更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式

漢書

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
費天子於是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
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
衣孺而牧羊韋昭曰履草也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
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在惡者輒斥去母令
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使之遷為成
皇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大傅而孔僅之
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徐廣曰元鼎三年時
而桑弘羊為大農丞堯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
通貨物矣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

平準書

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
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
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
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

索隱曰抵歸也劉氏云大抵猶天略也案大抵無慮者謂言大略歸於鑄錢更無他事從慮犯者眾

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
國服虔曰分曹職案行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

湯方隆費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
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

農頽異誅徐廣曰元狩四年時壬戌歲也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

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卻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者不便也異不應徵反脅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誅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誅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索隱曰謂多姦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鑄錢如厚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赤側作法云何索隱曰鐘官掌鑄赤側之錢韋昭曰

平准書

側邊也

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

漢書音義曰俗所謂紫紺錢也白

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

不行是歲也張湯死

徐廣曰元鼎三年

而民不思

索隱曰樂彥云諸所廢與

附上周下皆自其後一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

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

漢書百官表水衡都

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禹官有上林均鑄錢

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鑄錢

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

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

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

下下蘇曰凡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生出謂之緡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索隱曰楊姓可名

也如淳云告緡中家以上大抵皆遇苦杜周治之獄少

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索隱曰反

多所平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索隱曰如淳云曹

出為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

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

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

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徐廣

鼎三年丁卯歲徙函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索隱曰布

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眾乃令

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

平淮書

逐韋昭曰戰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

丈旗幟加其上索隱曰蓋始穿昆明池欲與滇王戰今

樓船於是揚僕有將軍之號又下云因南方樓船卒二

十餘萬擊南越也昆明池有豫章館豫章地名以信將

室之脩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農太

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没入田田之索隱曰謂比

也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

新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大僕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

萬石索隱曰樂彥及官自糴乃足索隱曰謂天子所給

自糴乃所忠言世家子弟如淳曰世有祿秩家。索

足也

故官取書於司馬相如者封禪書公孫卿因富人或闕

雞走狗馬之獵博戲亂齊民索隱曰晉灼云中國乃徵

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

衰矣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或曰先至者

為根索隱曰李奇云先至者為魁株也送當作選選

引也應李二音是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若得其株本

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文穎曰凡闕雞走馬者用之因其

傳云陽溝之雞三歲為株今則闕雞走馬者用之因其

闕雞本勝時名故云株選徒者也是時山東被河苗及歲不登數年人

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劭

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

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

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

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

或千里無亭徼如淳曰徼亦卒求盜之屬也音灼曰徼

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漢書

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占緡用充徭新秦中李

官假

日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馬母馬者滿三歲歸之也及

謂與民母馬令得為馬種今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

什一也瓚曰前以邊用不足故設告緡之令設亭徼邊

漢書

漢書音義曰踰度也卒倉卒

如淳曰徼亦卒求盜之屬也音灼曰徼

漢書音義

李

因改作因

民無言皆得田牧新秦中已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
充故除告繼不復取於民徐廣曰元鼎四年立后土五年立太一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
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備設供具而望以
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禁於是天子為山東
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
人發二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民索隱曰今
音零姚氏音連初置張掖酒泉郡徐廣曰元鼎六年而上郡朔
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如淳曰塞侯斥卒六十萬人戍田
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二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
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

平集書

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二百石以上
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齊相卜式
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
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
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
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
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
酎少府省金如淳曰省視諸侯金有輕有重也或曰而
至嘗酎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也而
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為侯
朝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日飲酎飲酎受金金少
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索隱曰劉氏云言列

侯多以百而數故坐耐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金失侯者一百六人也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古惡謂作

鐵器民患賈貴索隱曰言蓋既苦而器又惡故買賣貴苦其不好也苦又音古言器苦窳不好凡病之器

云苦窳窳音吏事見本紀苦如字讀亦通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筭商者

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筭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

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徐廣曰南越為九郡駟案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滄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直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牁越雋沅犂汶山郡及地理志且以其

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索隱曰比音鼻南陽漢中已往之郡各以其地吏卒奉食幣

物傳車馬被具索隱曰奉音扶用反包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

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

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

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徐廣曰擅一作經經常則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

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太農盡代僅筭天下鹽鐵弘羊以

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

儻費索隱曰服度謂載云儻言所輸物不足償其產載之費也儻音子就反乃請置大農

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

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

平准書

平准書

平准書

平准書

平准書

平准書

平准書

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
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
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如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
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
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
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
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
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索隱曰謂
粟輸所在急要之處也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
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

平準書

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
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管求雨卜式言曰懸官當食租
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索隱曰謂史坐市肆行列之市販物
求利亭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

興焉

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

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

長八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

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

利於人也又古者貨貝室龜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

為貨其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

所從來以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

平準書

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緒末以禮義防
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徐
日時一作長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
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
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
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重之法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
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
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
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
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

四維書

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索隱曰即下或黃或白或赤赤銅也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如厚曰布或刀如
日名錢為刀者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二等黃
金以溢名孟東曰二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
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
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
士力耕不足糧饗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
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
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索隱述贊曰

平準之立

通貨天下

既入縣官

或振華夏

其名乃布

其文龍馬

增籌告繙

裒多益寡

弘羊の計

卜式長者

都內克殷

取贍郊野

平準書第八

史記三十

